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希腊神话的 迈锡尼源头

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瑞典】马丁·佩尔森·尼尔森○著

王倩○译 井玲○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希腊神话的 迈锡尼源头

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瑞典】马丁·佩尔森·尼尔森◎著

王倩◎译 井玲◎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3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 / (瑞典)马丁·佩尔森·尼尔森著;
王倩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10
(神话学文库)

ISBN 978 - 7 - 5613 - 8686 - 6

I. ①希…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神话—研究—古希腊
IV. ①B93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7463 号

本书译自 Martin P. Nilsson, *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

XILA SHENHUA DE MAIXINI YUANTOU

[瑞典]马丁·佩尔森·尼尔森著

王倩译

井玲校

责任编辑 王奉文 郑若萍 华翔凤

责任校对 刘存龙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1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8686 - 6

定 价 3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昌仪 王孝廉 王明珂 户晓辉

邓 微 田兆元 冯晓立 刘东风

苏永前 李永平 杨庆存 杨利慧

陈岗龙 陈建宪 徐新建 高有鹏

高莉芬 唐启翠 萧 兵 朝戈金

彭兆荣 谭 佳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学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神话学会

“神话学文库”总序

叶舒宪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

神话学是研究神话的新兴边缘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与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代思想家中精研神话学知识的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爱德华·泰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恩斯特·卡西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约瑟夫·坎贝尔等，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研究著述给现代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活和思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全球知识精英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开发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新潮流。作为文化资本的神话思维和神话题材，成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共同关注的热点。经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阿凡达》等一系列新神话作品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艺术家、编剧和导演意识到神话原型的巨大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从学术上给这一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起名叫“新神话主义”，将其思想背景概括为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目前，“新神话主义”和“文化寻根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影响到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品牌策划、物语营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终于重新发现：在前现代乃至原始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原来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遗

产。可以预期的是，神话在未来社会中还将发挥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大体上讲，在学术价值之外，神话有两大方面的社会作用：

一是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幻想飞扬的奇妙乐趣；

二是为符号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深层的文化资本矿藏。

前一方面的作用，可由约瑟夫·坎贝尔一部书的名字精辟概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后一方面的作用，可以套用布迪厄的一个书名，称为“文化炼金术”。

在 21 世纪迎接神话复兴大潮，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范围神话学的发展及优秀成果，参悟神话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所起到的重要符号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没有提供及时的系统知识。本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神话学的初衷，以及引进神话学著述，拓展中国神话研究视野和领域，传承学术精品，积累丰富的文化成果之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编辑出版“神话学文库”。

本文库内容包括：译介国际著名神话学研究成果（包括修订再版者）；推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鼓励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的原型编码，促进研究格局的转变，即从寻找和界定“中国神话”，到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的学术范式转变。同时让文献记载之外的材料，如考古文物的图像叙事和民间活态神话传承等，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得到编委会同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谨在此鸣谢。

是为序。

中文版序

王以欣

王倩博士翻译的瑞典古典学者马丁·佩尔森·尼尔森的名著《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即将出版。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从事西方古典史和神话研究的学者而言，堪称福音。我期待着这一重要学术著作的中译本早日问世，也期待着古典学大师尼尔森的经典著作借助王倩博士的准确、精致和传神的译文传递给中国学界和读者，使我国的古典学和神话学研究向前迈进一步。

受王倩博士之托，不自量力，忝为作序，已忧愧有加，唯以知音相托，不便辞让，也因自己亦为尼氏推崇者，故而不避浅陋，聊添数语。对译者的学术成就和翻译风格稍加评述，也对原著者的学术生平加以概括，对其学术成就，尤其是原作本身的学术贡献，做出某些个人的评价。

王倩博士乃叶舒宪先生高足，曾在叶师指导下，于四川大学攻读文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9年毕业后，转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1月，王倩自陕西入京，参加由叶先生召集的社科院专家对其博士后报告选题的论证会，顺路来天津南开大学造访，这是我与王倩的首次会面，彼此进行了短暂而难忘的沟通，相互印象深刻，从此结为学术知音。虽然此后两年无缘再聚，但学术联系始终未断。

记得王倩来津时，恰逢岁末深冬，雪后初晴，南开校园清冷寂寥。王倩风尘仆仆而来，青衣素面，朴素热情，不拘小节，有如独闯京畿的侠女，让我印

象深刻。这种印象后来被我写入一首《沁园春》赠予她，首阙曾有如下数行：“寒日西风，旧岁将阑，残雪未融。有东归侠女，京畿学府，马蹄湖畔，留遍芳踪。”

从交流中获悉，王倩本是经贸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内年轻人步入大学校园的年龄，她已走向社会工作谋生了。出于个人兴趣，她后来放弃工作继续深造，在兰州大学改行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随后入川大攻读文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在今天浮躁的社会中，弃商从文，潜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这样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了，这让我对她心怀敬意。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为《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因为，从事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史研究，须博览群书，对该领域的各种学术思想、理论、假说和学术源流有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出色的思辨和归纳能力，还有对事业的热情与执着。王倩在导师指导下，克服困难，完成了这些工作。她颇刻苦，读了很多书，很多都是外文著述，且读得很有章法，还发愤学习古希腊语。从她展示给我的大量读书笔记看，她很会读书，且有很强的概括力，能把握每本书的精华。拙著《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也是她的读物之一。据她讲，初读时感觉晦涩，以后逐渐变得顺畅起来。显然，她已得其门而入，渐渐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了。与她的交谈中，我渐感自己知识不足，觉得有必要多读些书了。2012年4月，王倩的博士论文《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这是从事希腊神话研究必读的书籍。

此次即将出版的王倩译著的作者乃已故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希腊宗教史学者，瑞典隆德大学古希腊语、古典考古与古代史教授马丁·佩尔森·尼尔森（Martin Persson Nilsson，1874—1967）。尼尔森虽已离世四十余载，其著作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从事古典史、考古、宗教和神话研究的学人，会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他的著作。他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依然是国际学界重视和争议的课题。

尼尔森出生在瑞典斯科纳省哈斯勒霍姆市的一个农庄里，先祖世代务农。尼尔森五岁伤足致残；少年时就读文法学校，矢志成为学者，拒绝接管父亲的农场。1892年，尼尔森考入著名的隆德大学，研习古典学；受导师萨姆·怀德

(Sam Wide) 影响，迷上古典考古学。1900 年，以一篇研究阿提卡半岛酒神节日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希腊语讲师，讲授铭文、瓶画、雕刻、荷马、迈锡尼文化和宗教圣地。1906 年出版首部专著《阿提卡之外具有宗教重要性的希腊节日》(Griechische Feste Von Religiöser Bedeutung, Mit Ausschluss der Attischen)，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05 年至 1907 年，尼尔森作为考古学家参加了丹麦考古队在罗德岛林多斯遗址的发掘工作。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使古典考古学在瑞典渐成显学。1909 年，乌普萨拉大学和隆德大学同时设立古典考古学教席，由怀德及其弟子尼尔森担任教授。此后，尼尔森的学术事业也步入狂飙突进时期，力作频出，宏文不断，气势如虹，尤其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堪称其黄金鼎盛期。

1921 年，尼尔森将其在乌普萨拉大学的讲座结集出版，书名《希腊宗教史》(Den Grekiska Religionens Historia)，后被译成英德等文字 (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1925;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1941)。1927 年至 1933 年的六年间，他连续推出三部英文力作，奠定了他在古典宗教史研究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这三部英文力作分别为《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存》(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 Lund, 1927)、《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Cambridge, 1932) 和《荷马与迈锡尼》(Homer and Mycenae, London, 1933)。1934 年出版《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 Stockholm, 1934) 等。1939 年退休后，这位古典大师依然笔耕不辍，时有专著、论文和书评发表，较重要的专著包括《希腊大众宗教》(Greek Popular Religion, New York, 1940)、《希腊人的虔诚》(Greek Piety, Oxford, 1948)、《古希腊的祭礼、神话、神谕与政治》(Cults, Myths, Oracles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 Lund, 1951) 和两卷文集(Opuscula Selecta, Linguis Anglica, Francogallica, Germanica Conscripta, 2 vols, 1951 – 1952)。《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存》也在重新修订后于 1950 年再版。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 1967 年为匈牙利古典学者卡尔·克伦伊的《狄奥尼索斯》撰写的书评。尼尔森病逝后，其专著仍屡次再版或重印。某些书名做了变更，如 1940 年的《希腊大众宗教》于 1972 年重印时更名为《希腊民

间宗教》(Greek Folk Religion)。在关注古典宗教的同时，他还撰文探讨古希腊罗马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屡有精深创见，也对瑞典民间传说与古老风俗情有独钟。除了学术方面的成就，他还是一位优秀教师和行政管理者，担任各重要学术机构负责人，如隆德大学皇家人文协会理事长和隆德大学副校长等。

尼尔森的学术贡献良多。他不仅是古典宗教史的学科奠基人，也是古典考古学的积极推动者。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史料运用方面，他不仅依赖古典文献的文本，也十分注重考古实物和铭文，注重发掘古典造型艺术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注重从民间故事和民俗风情中为古典宗教现象寻觅答案。他摆脱了古典学者书斋式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人类学信息，主张古典学者向人类学家学习，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古典宗教与神话。在探微溯源方面，尼尔森显示出他的博学和深刻的洞察力。在阐释古典神话和宗教祭礼的源流时，他把我们引入朦胧的希腊史前时期，回溯到青铜时代晚期，即考古学上所谓的“迈锡尼文明时期”，回溯到更早的前希腊土著的原始农耕文化中，甚至回溯到更早的米诺斯文化时期。经过他的梳理，远古的迷雾逐渐散开，古典宗教发展演变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希腊历史时期的宗教神话与史前文化之间，尼尔森为我们搭建起桥梁。两者间的联系，尽管依然朦胧，但已不再昏暗无光，某些连续发展的脉络已经依稀可辨。在神话方面，尼尔森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说，即古希腊神话的源头可追溯到史前迈锡尼时代。为此，他在《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中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即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青铜时代晚期遗址通常也是神话传说最丰富的地方。

缜密的调查显示，一个地方的神话重要性与其在迈锡尼文明中的重要性是紧密关联的。用一句数学用语，一座城市的神话重要性是该城市在迈锡尼文明中的重要性的函数。^①

这个假说尤其在迈锡尼城堡的遗址上得到佐证。迈锡尼是神话和史诗中强

^①Martin P. Nilsson. *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8.

大和富有的城市，阿伽门农王的都城。考古证明，迈锡尼在青铜时代晚期拥有最坚固、最辉煌的城堡、宫殿和最豪华的墓葬，但在历史时期却沦落成不起眼的小镇，最终被邻邦阿尔哥斯吞并。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是，迈锡尼繁荣强大的神话故事不可能产生于迈锡尼业已衰落残破的历史时期，而应产生于其辉煌强大的青铜时代晚期，即考古学上的“迈锡尼时代”。他因而推测，希腊神话的主要体系至少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具雏形，荷马史诗的源头也被相应地回溯到迈锡尼时代。在其《荷马与迈锡尼》中，他继续强调荷马史诗的迈锡尼时代渊源。在《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存》中，他将古希腊宗教的重要形式——“英雄崇拜”也追溯到迈锡尼时代，认为这种对已故伟人的崇拜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的祖先崇拜。

然而，尼尔森最系统的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也是其争议最大的学说。古典学界逐渐形成两派。一派推崇尼尔森的观点，认为史前迈锡尼时代就是传说的“英雄时代”，古希腊英雄传说的基本构架就孕育于该时期，甚至还有更早的渊源。英雄故事借助史诗载体流传至历史时期。另一派则强调，口传史诗具有恒常变动和即兴创作特征，其承载内容极不稳定，不可能将迈锡尼时代的英雄故事历经数百年传承至荷马生活的公元前8世纪晚期。荷马史诗的英雄故事是“后迈锡尼时代”逐渐形成的。史诗所描绘的社会，即所谓的“荷马社会”，也不是迈锡尼时代的社会缩影，而是“后迈锡尼时代”乃至荷马生活时代的社会生活再现。史诗诗人利用“格式化套语”即兴创作表演的口传诗歌，其灵感和素材源自诗人生活的时代，而非数百年前的史前迈锡尼时代。

现在，关键的问题提出来了。古希腊英雄故事究竟出自谁手？是史前迈锡尼人的创作，还是“后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创作呢？总的来看，证据似乎在向后者倾斜：有关口传史诗创作的“帕里—罗德理论”动摇了人们对史诗稳定传承远古记忆功能的信心；已释读的线文B泥板所展现的真实的迈锡尼社会与“荷马社会”的巨大差异更加深了这种怀疑；荷马史诗中可确证的凤毛麟角的迈锡尼语言和文化遗存以及特洛伊战争和忒拜战争等英雄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等事实，愈加强化了这种怀疑倾向。因而，部分学者开始质疑尼尔森的希腊英雄神话的迈锡尼起源说，转而主张希腊英雄故事的真正创作者不是迈

锡尼人，而是迈锡尼文明毁灭后，生活在迈锡尼遗址上的物质生活贫乏的希腊居民。他们目睹先祖留下的辉煌遗迹，激发了想象的灵感而编造出气势磅礴的史诗故事。特洛伊战争和忒拜战争本属于虚无有，是“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杜撰。由于杜撰英雄神话的灵感源自史前迈锡尼时代残留的古堡废墟、古墓和古文化遗存，因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神话的“迈锡尼起源”才是正确的。^①

除了理论体系受到质疑，尼尔森的论证方法也受到批评。比如，希腊神话通常分为“神祇神话”与“英雄神话”，虽然两者相互渗透，并无绝对分野，但毕竟有所侧重。前者的主角是神祇，后者的主角是凡人英雄。尼尔森的书名《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似在追溯希腊神话的起源，实际上只追溯了英雄神话的起源。至于神祇神话，由于其所依附的地点常常不是迈锡尼文明的重要遗址，如宙斯的崇拜中心奥林匹亚、阿波罗的崇拜中心德尔斐、赫拉的崇拜中心阿尔哥斯等，与尼尔森的函数理论不符，因而在考虑之列。尼尔森倾向于认为，诸神故事多为“后迈锡尼时代”的杜撰，其实，很多神的名号赫然出现在迈锡尼时代的线文B泥板中，彼时流行某些神祇的故事也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尼尔森所谓的迈锡尼遗址与神话的函数关系也并非吻合得很严密。神话中的地名与考古发现的迈锡尼遗址常常被牵强地等同起来，某些不能对应的例子则被尼尔森轻松地解释过去。例如，米地亚（Midea）和盖拉（Gla）都是迈锡尼时代的重要遗址，拥有雄伟的城堡，却几乎没有神话传世。尼尔森认为，这两个地方在“后迈锡尼时代”无人居住，因而其神话没有传承下来。阿尔哥斯（Argos）的英雄神话故事很丰富，但在迈锡尼时代却是个不起眼的遗址，因而其英雄故事，包括达那俄斯、达那厄、七雄攻忒拜、荷马史诗中的狄俄墨德斯的故事，都被尼尔森忽略不计了。奥林匹亚（Olympia）因不是迈锡尼时代的重要遗址，其英雄故事，如赫拉克勒斯和珀罗普斯的故事，也被尼尔森解释成晚期创造，是外地移植到奥林匹亚的故事。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最重要的英雄，神

^①对尼尔森观点的质疑详见 Jon Van Leuven. “The Nilssonian Origin of Mycenaean Mythology”, in *Atti e memorie del secondo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micenologia, Roma-Napoli, 14 – 20 ottobre 1991, volume secondo, Roma, 1996.*

话故事颇丰富，但其家乡伊萨卡（Ithaca）岛并非迈锡尼时代的遗址，奥德修斯的传说遂被视为不依附于具体地点的浪漫故事而被排除在英雄神话之外。看来，尼尔森的假说确有先入为主的倾向。

王倩博士所译的《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的读者们，尤其是从事希腊神话研究的学者们，对尼尔森的学术观点及其相关争论有所了解，就能以客观和公允的态度来阅读和评判这部影响深远的杰作了。我个人曾深受尼尔森观点的影响，当初研究希腊英雄神话时，由于阅读资料有限，学术视野受到局限，曾将尼尔森的《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奉为圭臬。随着学术视野的开阔，对尼尔森学说的态度也渐趋冷静和客观，这反映在 200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拙著《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中。尽管尼尔森构建的理论体系有所动摇，英雄神话的“后迈锡尼起源说”渐成学术主流，但我依然认为，尼尔森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仍有其合理性。很难想象，“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面对史前青铜时代的废墟触景生情，大发灵感，凭空虚构出“特洛伊战争”或“忒拜战争”之类气势磅礴的史诗故事。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史诗故事的某些基本素材和框架是源自史前迈锡尼时代的，而故事的很多主题和细节则是“后迈锡尼时代”加工增益的结果。“帕里-罗德理论”夸大了口传诗歌内容在流传中的不稳定性。由于史诗故事是要表演给广大听众的，而听众们难以容忍歌手对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情节的肆意篡改，这就使口传诗人的随意创新受到监督和约束。另外，口传诗歌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即兴发挥，某些构思成熟的情节和段落是要借助记忆传承的，这就确保了口传诗歌的基本内容在长期流传中仍有可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因而，某些史前的原始故事素材和基本情节有可能在口传时代借助史诗等口传文学形式部分地流传至历史时期。但也必须承认，经过“后迈锡尼时代”的漫长流传，很多情节被删改和淡忘；格式化套语也不断更新；新内容不断加入；原有的故事结构也不断被调整和重组。因而，保留到历史时期的史诗故事，已同史前迈锡尼时代的故事原貌相去甚远。迈锡尼社会给我们留下的是英雄故事的素材和框架，而故事内容的主体却是晚期增益的结果。因而，“荷马社会”并不是迈锡尼社会，而是“后迈锡尼时代”的史诗诗人们所熟悉的杜撰社会，而且积淀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内容，迈锡尼时代的

遗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总之，希腊英雄神话的某些素材和基本框架有可能借助史诗流传至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尼尔森的理论仍有其立足之地。

另外，尼尔森的某些基本观点，如遗址与神话重要性的函数关系，尽管存在某些牵强附会的成分，但经过修正，还是能够大致反映客观事实的。尼尔森的某些分析和判断也确实显示出这位古典大师的睿智和洞察力。比如，他坚信迈锡尼人是讲希腊语的人，而非来自克里特的米诺殖民者。这种观点随着19世纪50年代线文B泥板的释读成功而成为常识，但在《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成书的30年代，即伊文思爵士的“米诺起源论”主宰学界的年代，这种观点就十分难得了。而且，尼尔森认为迈锡尼文明由希腊入侵者创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近流行的德鲁斯的《希腊人的到来》(Robert Drews, *The Coming of the Greeks*, Princeton, 1989) 观点的原始版本。此外，尼尔森的《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通过对神话的剖析和梳理来复原史前的移民迁徙活动，进而阐释希腊各地之间古老的文化联系，将神话还原成生动的“史前史”。尽管其论证多有主观臆想成分，但历史复原是需要想象力的。尼尔森对神话的富有想象力的复原，尤其是对美尼亚人神话的历史复原，是非常有创意的。

尽管尼尔森的理论体系受到学界质疑，但他的具体分析和论证依然精辟有效，依然是古典研究，尤其是古希腊宗教史研究的出发点。他的学养高深，学识渊博，学术见解睿智而深刻，分析问题具有拨云见日般的洞察力。阅读尼氏的书，有如同智者交流，他引领你步入神奇的古典世界，步入诡谲的神话迷宫，洞悉古人思想，揭开远古历史文化的神秘面纱。正如尼尔森纪念文章的撰写者所描述的：“尼尔森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每天都在思想，也阅读别人思想的人。他由此获得学识，凭着思想的力量，达到智慧的高度。”^①

感谢王倩博士准确和流畅的译文，使我国学人和希腊文化爱好者们有机会同这位智者展开近距离交流。让我们循着尼尔森展开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一步步走入幽深而神秘的神话迷宫。

^①Einar Gjerstad. *Martin P. Nilsson in Memoriam*, Lund: Gleerup, 1968, p. 28.

英文版序

艾米利·弗穆勒 (Emily Vermeule)

马丁·佩尔森·尼尔森 (Martin Persson Nilsson, 1874—1967) 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以其罕见的渊博学识与洞察力开创了古典学的众多领域。尼尔森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其博闻与洞见卓然。1930—1931 年间，他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聘请为古典学萨瑟讲座 (Sather Lectures) 教授，其讲座内容直到今天仍深受欢迎，这一点不足为怪。本书是尼尔森的萨瑟讲座文稿，也是其三部代表作之一，这三部著作对青铜时代希腊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两部分别是《荷马与迈锡尼》 (*Homer and Mycenae*) (1933 年)，以及其中最为杰出的论著《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存》 (*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 (该书 1927 年初版，1950 年重版)。如果没有尼尔森耗费毕生心血写成的这些巨著，我们对于最早时期希腊人的认知可能仍会流于凌乱与抽象，无法认识到古希腊社会晚期文化遗产之源在古代社会。表面看来，令人惊叹不已的是，直到当下，尼尔森的萨瑟讲座无论在知识理念还是在独创性方面依然享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尼尔森的萨瑟讲座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因为它为某一特定时期的迈锡尼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献，还因为它将希腊神话与公元前两千年的物质遗存相结合，是最具挑战意味的基础性原始资料。

在常规学术研究过程中，没有什么比利用新近考古学发掘发现做全面阐释

更具有时代巨变意义了。因为尼尔森萨瑟的讲座大部分内容，也就是本书讲解九个地理部分的第二章，主要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希腊各省迈锡尼考古发掘资料所做的一种比较宽泛的考察，以及如何将这些地区现存的神话与迈锡尼历史的阐释连接起来。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误认为，过去四十年间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物可能会改变尼尔森的结论。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不相信那些新发现的遗址、地层基准面、陶器序列，甚至珍宝，所有这些会抹杀尼尔森讲座的价值。如果能足够高寿到与别人直面探讨，尼尔森本人应该会对那些新近的发现感到由衷的高兴。实际上，尼尔森早期关于希腊多数地区的判断与后来考古发掘事实是如此接近，以至于那些因缺乏探测而导致考古报告不足的地方，尼尔森都准确地预测了其未来考古发掘的丰富性。在一些个案中，尼尔森根据古典学中希腊部分重要地区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理念，这些理念被后期考古发掘所证实。尼尔森关于皮洛斯（Pylos）与玻俄提亚（Boiotia）这两个地区的推测同样如此，他关于上述两个地区中涅斯托耳（Nestor）与卡德摩斯（Cadmus）传奇故事的评价使得那些希腊乡村获得了公正的地位，后来出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珠宝证明了这一切。

尼尔森的萨瑟讲座因其思想的开放而不断更新，其中最受欢迎的并非是对后期诗歌与神话的直接阐释，而是将那些来自于希腊青铜时代具有真正价值的“非荷马式”文化遗迹当作希腊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证据；尼尔森萨瑟讲座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它阐释了诗歌与考古学之间的互动。鲜有古典语言学与宗教学的学者懂得地下出土文物对于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尼尔森是古典学领域最后一位具有宽广胸襟的人文主义者，他拒绝将自己划入某一类专家或典型之内。尼尔森是一位不倦求索的学者，痴迷于任何能激发其想象力的事物，同时，他又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拥有将任何复杂细小的论据整合到各种宏大与理性理论中的才能。

在我们看来中，《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一书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自从神话被书写以来，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从未遭到质疑，尽管神话在那